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Viva Tonal—跳舞時代》：讓原音重現

在過去日據時代的台灣歷史中，大眾都聚焦在人民悲慘的生活或受壓迫者的心聲吶喊中。然而，廖炳惠教授一連四場的文化講座都共同把重點放在「連結」二字上...

■《Viva Tonal—跳舞時代》紀錄片封面。網上圖片



■廖炳惠教授

廖炳惠教授為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台灣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處長等職...

《Viva Tonal—跳舞時代》

《Viva Tonal—跳舞時代》為二零零三年製作發行的台灣電影紀錄片，製作人為郭珍弟及簡偉斯。電影名的「Viva Tonal」是拉丁文，華文翻譯為「原音重現」...

既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逍遙自在，世事如何既不知，既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排作一排，跳道樂道我上蓋愛……

影片接着出現一段很舊的片段，一群年輕的男女，大概是一起去郊遊，女的穿着時髦，男的西裝筆挺，充滿了年輕人的活力，女士還有結伴抽煙、跳舞……非常「前衛」。

緣分 台語歌曲的海外發展

說來是緣分一場，台灣本土音樂之美竟是由一位於台灣成長的日本人所開拓揚聲。某天，這位日本人在街頭看到有人彈奏胡琴，突然聽到的北管跟南管音樂讓他覺得很驚奇...

(Columbia) 跟勝利唱片公司合作推出貼有「原音重現」的音樂標籤，那是他們第一次嘗試用比較立體的麥克風錄音，首張標榜「原音重現」的唱片在美國推出時轟動一時...

可惜的是，台語歌曲在一九四零年代漸漸沒有市場，一來是因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台語歌曲的產量逐漸減少，最後更完全被日本軍歌取代。另外，早期的廈門及馬來西亞有很多居民都是以台語為母語...

電影所產生的迴響

這電影在台灣上市後有幾種不一樣的評論聲音，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比較帶批評性，政大的郭忻教授認為這部電影美化了殖民統治，電影光以跳舞跟流行音樂的律動呈現出上層階級，卻忽略一般老百姓所遭受的鎮壓...

際觀的立場看女性怎樣在現代跟殖民的過程之中去呈現她們的聲音。

音樂與科技的連結

這紀錄片裡面一直扣緊著唱片跟留聲機，這種新科技以及音樂傳播的方式、媒介產生出某種文化史上的意義，因為留聲機的發展讓台灣文化跟世界產生一種交流...

此外，哥倫比亞公司作為一個美國非常重要的唱片公司，從十九世紀末一直開始發展到了一九二六年前後，透過新的電子技術發展出來原音重現日新月異的音響技術...

結語

這部紀錄片有很多豐富而多元化的表現，如何欣賞這部紀錄片大家的觀點以及他們各種不一樣的立場，正可以看出歷史在每人身上都有不一樣的詮釋方式與理解...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心靈驛站

■陸蘇

陽光下攤開手

鄉間空氣是真的好！似乎愈來愈多的城裡人開始嚮往鄉下，嚮往田園生活，嚮往鄉下空氣好。

如今的城裡，在我那些長年曬背脊的父老鄉親眼中，繁華好看得像台上緊鑼密鼓高潮迭起的戲，叫人眼花花地看不過來，看得氣喘時，叫人恨不得自己也去那戲裡走走，沒有好角色，跑回籠套也行。

而那樣高樓裡的人，卻流行性感冒似地懷念草房裡的淳樸的民風，沒有漂白劑的山水。一股風地提倡綠色食品，悲嘆都市只有聚乙烯的室內植物和添加色素的秀色，滿腦筋落落塵塵地嚮往著白底藍色布衣的小芳，爭相穿著的售價並不樸素，名曰「返璞歸真」型的棉麻服裝...

我曾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深愛著鄉下的鄉親和土地。但我對田園生活的認同和讚美，限於走出山村後對從前的懷念。我現在已是個田邊的看客。我相信如果我在田裡耕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定不會由衷地只歌唱山村的清靜和勞動的艱辛...

我始終認為，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是最辛苦的。那些厭倦了城市喧囂的上班族是不能想像40℃的高溫時節田間的滋味。農民注定要用自己的身體去與老天抗衡，與土地抗衡。沒有人能白白給他們溫飽的保證。當他們在田裡疲憊不堪，再如畫的風景，對他們都失去了意義...

那些口口聲聲嚮往「田園鄉居」的城裡人，有幾個真正肯到農村紮寨，又有幾個不是在很少蚊蠅的高樓裡，作著無實際功能和行為的感嘆。

那些在鄉村對田間勞動的歌唱，只有經過鄉村生活的人才會有資格亮嗓。那些對土地的熱愛，只有在長年土地上耕耘的胸膛裡才是真正的滾燙。就讓我們那些不善言辭，在心裡上班的父老鄉親享受他們應得的，冰一般透明的清靜和小夜曲般呼吸的花香吧。但我看見的，分明是城市不斷向鄉野擴大蔓延的商品建築，綠色的土地這隻蘋果，愈養愈小。

陽光下，攤開手，讓那陳年的老繭，教會我們挺身承受本該屬於自己的缺憾和擁有。

文藝天地

■文：黃金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五)

試筆

下雨天

滴……滴……在沒有先兆下，無數顆晶瑩亮麗的水晶突然從天而降，灑落在我的窗前。喜歡音樂的我連忙把桌上的杯子都放在窗前，讓大自然譜出一段美妙的樂曲...

是這樣的，我和要好的朋友吵翻了……他，是我由細到大的摯友，我們都很了解對方，而他也是我值得信任的傾訴對象。所以，每次有任何心事，我都曾向他盡訴。可是，今天早上，當我滿心歡喜地向他道出我將會和九個同學免費到某個主題公園遊玩時，他臉上的笑容馬上掉下來，換上生氣的表情...

的時候卻跟我的朋友談天。之後，朋友更質問我為何不邀請他等問題，好像一切全是我的錯，只有「他」才是對。面對這些無稽的指責，此刻，我完全不想理會他們，即使我向他們說出我的苦衷，他們也可能認為我所說的都是藉口。所以，我選擇了逃避，或許你們覺得我很懦弱，不過，我認為這是一種自我保護...

然而，今天就是去主題公園遊玩的日子，這一天原本是多麼令人興奮、雀躍，可是那件事卻揮之不去，此刻的心情給影響了。當我從口袋裡掏出手電時，電話也隨即響過來，來電者卻是「他」。於是，我快速按下「接聽」鍵，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經原諒了我……「唔，對……不起，是我誤會了你。現在，我決定不再生氣！」他說。聽罷，興奮的心情隨即湧現，很高興花盈的幫忙能令我們冰釋前嫌，很高興他仍然是我的好友...

抬頭仰望天上，太陽伯伯從陰霾的天空出現，照耀一片被雨水所侵略的土地。而且，朦朧中，彩虹也浮現在薄薄的雲層上，雨過天晴的現象油然而生。這個現象不就是正正反映我此刻的心情嗎？

短載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十六)

■文：伍淑賢

那個西德來的買手，是個高瘦年輕人，叫Klaus。老闆特熟熟，簡化叫「卡士」，對他卻很禮待客氣。Klaus人隨和，很快認得「卡士」字音，笑着對應如儀。他幾個月便來一次香港，開會，看貨辦，每次住上四、五天，遇上春秋兩季交易會，便留久一點，經香港往返廣州。眼下是夏天，他今次來應不會留很久。

我跟卡士很少說話，因為大家的英語都是學回來的，大家都說得很猶豫。如果是跟皮鞋有關的，還好一點，因為總離不了那些詞彙，但一出鞋廠，比如今天中午開完會，老闆著我帶他先去酒家坐下來，還吩咐我先點菜，我就很煩惱，因為生活上的交談，以我的經驗來說，還是很費勁。

工廠廠沒有好地方，所以帶他去了尖沙咀，一家老闆常去的粵菜酒家。坐計程車他堅持要付錢。到坐下來，我問他今天喜歡甚麼口味，有甚麼不能吃。

卡士拿起菜單研究了一會，突然神秘地笑了起來，打開他那個占士邦硬殼公事包，拿出一本不小的字典，份量十足地放給上。

原來他在學中文，公事包放本字典，去到哪兒查到哪兒。

你要查甚麼字？我問。他指着菜單上的「啫啫」雞，這啫未見過。我也不知道這字怎解，也沒吃過，更不敢亂叫。不如拖着，待老闆來了，讓他親自點菜最安全。

卡士真的揭開書頁查起來。我給他倒茶，乘機看了一下，其實不是查「啫」字，是在查「炆」字。而且不是查英語，是查德語。那當然了，只有我們才以為外語就是英語。

中文部首這難，他不知哪裡學會的，或者根本不用部首，有其他檢索方法。

這酒家在一條很有名的小巷。老闆雖只是別人眼中的「廠佬」，有些事他卻很堅持，比如請客，一定要去雅致的地方，見客的員工，一定要光鮮有禮。他心目中，自己絕非「廠佬」，而是勇猛精進的工業家。

這兒有十多枱客，還算安靜，我邊喝茶邊等。卡士真有耐性，查生字，還做筆記。那筆記本子已半舊鬆軟，像服役了好些日子。

然後卡士問我，水果的「李」和「梨子」國語怎讀。這個我懂，因為看電影聽過。他用音標記下來。真是下過功夫的。

你在學普通話？還會音標？我問。是在交易會跟些美國人學的，他說。他們很厲害，跟本地人談事，不用翻譯。有時開會配給翻譯員，也是禮貌上的，根本可以自己來。

太好了，有這種經驗。我說。你要來嗎？他問，如果你老闆願意，我們可以一起去秋交會。有時很麻煩，很忙，但很好玩。

年輕的我，那一刻的眼神，必是露出了特殊的光芒吧，因為卡士的身體明顯動了動，像是回應我渴望的情態。

可這光景只維持了幾秒。老闆到了，我又當起翻譯，為工業家服務。

一頓飯很快吃完，大家下午還有事。等候結賬的時候。卡士說了些交易會的瑣事，我一句句給老闆翻，所以全記得。他們這些跑貿易的，都住東方賓館。這東方賓館，我沒見過，不知美成怎樣，總之是西人在廣州長駐辦公的地方。廣州晚上沒甚麼好玩，他們一群人，便去一個瑞典商人的房間，喝啤酒，聊天，交換香港帶去的流行曲錄音帶，最受歡迎的是ABBA，還有鄧麗君原裝聲帶。卡士說，西人自己不聽，卻知道是好東西。小鄧當禮物，很受歡迎，帶着可以傍身。老闆聽得很有興味，不過因為家裡的關係，還是不敢去。

散的時候，老闆要去中環簽些文件，要我跟去。卡士也去中環，便一起過海。

天星小輪有兩個入口，一個要上樓梯，往上層頭等，一個直走，去樓下二等。二等便宜點，不過條木地板常有水漬，機房熱氣直冒，好處是四沒遮攔。一條幼繩，外面就是大海，很舒服。

老闆要請客，堅持要坐頭等，卡士卻不介意坐樓下。

已經到了碼頭的報紙攤，必須決定往哪一邊走。

老闆今天不知為甚麼，很執意的態度，跟平時不一樣。卡士其實看得出是想看看海，吹吹海風，估不到老闆這麼堅持。卡士說，你們上去吧，我坐樓下就好。

老闆拿卡士沒辦法，只好跟着進去，自己卻在後面，老不高興地咕噓了一句：「我不是second class。」重要的英文單字，他懂。

幾分鐘的船程，卡士沒說話，有時低頭看文件，有時看看經過的大眼木船，金頭髮吹亂，我們坐他旁邊。小輪的木椅上，都鑽了些小圓洞，排成星形花紋。老闆像小孩般，手指順着花紋來回掃捏。

徵稿啟事：

「文藝天地」的投稿郵箱改為：bookwvp@gmail.com。來函請註明「文藝天地投稿」，多謝垂注。

詩意偶拾

■文：梁莉姿(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中四)

溫了又涼和涼了又溫

這個晚上 只能與浴紅談話 麻木於水龍頭的餘響 濺起慢慢暈開的靜默 頭髮如煩惱浮在表面 只想萎縮 直至縮成一顆胚胎形狀 或精子或卵子 水 溫了又涼 這個晚上 閃電在頭頂成為第三隻眼睛

冰箱有過期租客 遲遲沒有遷出 犯規的一切都難以寬恕 必須處以極刑，烤死 食慾像童話一同消失 屍體 涼了又溫 這個晚上 頹廢和蛋一同攪拌成漿 在鍋上翻滾出若干個小矮人 穿上紅色舞鞋跳至滅亡 洋葱的心臟總是教人傷感

煮食爐變得臉頰一片濕漉 洋葱炒蛋 溫了又涼 這個晚上注定了難以入睡 蹲在牆角一點一點瀰滿秘密 有流螢遺下寂寞，離開 只敢維持同一姿勢 生怕驚動了影子的頻率 光影 溫了又涼 涼了又溫